

走過人生這一段美麗旅程 翁嘉穗以畫作豐富生命價值



● 翁嘉穗在繪畫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力的。受訪者提供

1997年的春天，23歲的翁嘉穗拿到了一張從加拿大返回香港的單程機票，那是一張香港小姐競選的入場券，年輕的她沒有想過，就是這張小小的機票，那場說起來也不算太隆重的選美比賽，便是改變她人生旅程的分岔點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畢山彥
場地提供：銅鑼灣軒琴居



● 一班港姐的畫作印在百家被上做慈善義賣。



● 慧妍雅集的骨幹成員（左起）王愛倫、莫可欣、翁嘉穗、曹敏莉、朱玲玲、唐麗球。



● 翁嘉穗對首幅以商業市場價賣出的作品令她甚有滿足感。



● 1997年港姐三甲為冠軍翁嘉穗（中）、亞軍李明慧（右）及季军余詩曼。

轉眼已經20餘年過去，翁嘉穗的身份慢慢變得更加多元，除了太太、媽媽，更加上了2019-2021年度慧妍雅集執行委員會會長的頭銜，除此之外，她更學着慢慢卸下手上的繁瑣事務，留下一些閒閒的時間，重拾了少女時期就喜愛的畫畫。

擔任慧妍雅集會長做慈善

「港姐」的標籤跟了翁嘉穗半個人生，她對這個頭銜的認知是：一段美好的經歷。但是，她對演藝圈的興趣不大，「我之前一直生活在加拿大，是習慣很慢的節奏的。」從參加競選，到之後一段時間的娛樂工作，她幾乎有些被香港的高壓生活嚇怕，雖然同屆的余詩曼在影視界有備受認可的發展，但她認為那需要機遇，「演藝圈不是一個你想、或者努力就可以生存的環境，成就不一定和工作表現掛鉤，當中不確定的因素比較多。」她說。很快，翁嘉穗選擇結婚生子、組織家庭及協助丈夫的床褥家品生意，大學讀經濟的她也是學以致用，有了另一種模樣的人生。

婚後一直作風低調，大小社交場合鮮見她的蹤影，今年成為慧妍雅集的會長後，才稍為活躍。不久之前，由慧妍雅集會員之作品拼合而成的「百家被」，為社會帶來愛心及正能量，義賣活動所得淨收益將會用作支持與慧妍雅集年度慈善主題「用愛閃耀明天 Together We Shine For a Better Tomorrow」相關的慈善項目。

「孩子長大只是其一，但也不是太空閒，主要是她們叫我做已經很久，我一直沒有答應，如今覺得是時候，趁仍有精力多做事。」翁嘉穗成為慧妍雅集的會長後，很多事情都親力親為，她坦承確實需要耗費很多心血和時間，「愛心百家被」便是她操持下的慈善產品。40位歷屆港姐透過她們的畫作及攝影作品，表達對家人、動物、大自然及世界無限的愛與祝福，慧妍雅集把她們的心血作品拼裝成「愛心百家被」，集合愛的力量，為社會注入溫暖與祝福。她說：「希望在疫症的陰霾下，藉此發放正能量，齊心協

力跨過逆境。」事實上，畫畫對她來說，也是一個帶走「陰霾」的方式。「我在小兒子出生不久，其實是發現自己有一些產後抑鬱的。」當時，她感受到低落的情緒無處安放，在醫生的建議下，重拾了畫畫的習慣，「因為荷爾蒙的關係，那段時間是覺得很辛苦的，所以需要一些東西讓自己更專注，覺得有意義。」她在SCAD（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）修讀了美術課程，並在之後一直跟教授Stephen Thorpe習畫，漸漸走出抑鬱情緒，並在美術作品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。

對她來講，畫畫最花時間的，是構思，「技術層面上其實需要學的不多。」翁嘉穗說。因為自小根基好，畫畫的速度很快，落筆就快速完成，她謙稱：「也許有一點點藝術天分。」如今，翁嘉穗在她先生的軒琴居中也有發揮所長，她會親力親為做家居藝術裝飾品的買手、入貨，又親手為店內的陳設做設計布置，甚至有一小片屬於她的「藝術天地」。這片不大的地方，有她從四周帶回香港的裝飾物，裝飾成了一個極具少女心的甜蜜空間。

希望別人可以認識「我」

在整個訪問的過程中，翁嘉穗一直保持着端莊優雅的坐姿與笑容，她不要演藝圈，出



● 翁嘉穗在自己的生活中設置了一小片屬於她的「藝術天地」。

席社交場合也並不頻繁，人顯得十分低調和從容，但一貫鎮定的態度從來沒有變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在翁嘉穗的身上，「港姐」、「豪宅」、「名媛」這樣的標籤，怎麼摘也摘不掉，「我也會希望別人可以認識『我』是誰。」就在不久之前，翁嘉穗將自己的一幅畫作賣給了一位朋友，她繪聲繪色地描述那位友人希望購買這幅畫時的情景，「當時對方見到我很喜歡，問我賣不賣，我當然一口答應，『賣呀！』為什麼不賣？」價錢算不上太高，但翁嘉穗獲得的快樂價值更高。

記者笑問，少奶奶怎會在乎賣畫的錢呢？她答道：「我的作品以前都賣出過，但在慈善拍賣中，那個價錢不可以作準。這次是有人主動買我的作品，是真正商業價值，會寫入我的履歷內。」她笑得彷彿第一次收到辛苦工作後的報酬的少艾，又

透露日前有幾間畫廊正在接洽中，會在未來開辦畫展，希望有朝一日成為大眾欣賞的名畫家。

她也談關於「美貌」的議題，因為保持美麗這件事情，在她身上是天然存在的，但卻不是唯一。「就算不是香港小姐，每個女人對美的追求是不會停止的，」她說，「但是自身的能力，比如畫畫，不會隨着歲月流逝，這和外貌是相反的，所以更值得努力去做。」她說。長子已年過20歲，但是她的樣貌、身形，絕不像是兩個兒子的媽媽。



● 習慣慢節奏的翁嘉穗選擇結婚生子、組織家庭及協助丈夫的床褥家品生意。

聆聽

港姐競選的時代變遷

香港小姐競選歷史悠久，每年從初選千百人到最終決賽的冠軍季軍，她們都是代表了美貌與智慧並重的香港女孩的形象，成為親善大使代表香港出外宣傳，又可以成為藝人明星，或嫁入豪門前途光明，也許每個香港少女都有個「港姐夢」。「小時候每個女孩子都有一個『情意結』，就是要做香港小姐，這大概對女孩子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。」翁嘉穗說，她自然亦是當中的一員。但隨着近些年媒體的高速發展，TVB似乎將香港小姐選舉改頭換面，成為一個大型選秀節目，追求收視。甄選出的港姐總給人一種選秀藝人的觀感，缺少昔日香港小姐的修養優雅與智慧。格調和意義似乎越來越走樣，普遍強調表面多於內涵，僅留下了八卦新聞。

是否應該回到由專業評審團挑選美貌與智慧並重的佳麗當港姐？翁嘉穗笑謂，這種問題很難評論現在的好不好，但她自己就喜歡以前的模式。她分析道：「其實香港小姐選舉也算是一種娛樂，而現在整個電視的娛樂都比較蕭條，有很多的不同媒體，所以大家對香港小姐的關注度比較低了，收視自然難以以前全城關注。」

儘管在摘得了香港小姐冠軍的頭銜後，翁嘉穗並沒有步入演藝界當紅星，但她並不後悔當初參選的決定，她認為：「人生要有很多嘗試，你要去接觸多一些，不用害怕，也許很快就會遇到適合自己的事情。」

事實上，很多香港小姐雖然遠離幕前，但都活躍於慧妍雅集或其他慈善團體，仍在為香港添加美麗與智慧的力量。

馮遠征：對於新一代的最終成長我從未懷疑過

從《茶館》到《窩頭會館》，從《嘩變》到《天下第一樓》，北京人藝憑藉眾多經典劇目成為中國話劇界翹楚，於是之、朱旭、濮存昕等話劇表演家也正是從這些經典作品中走出來。近年來，人們開始發問，未來會是哪些人繼續在舞台上維護這些名劇的經典樣貌？在首都劇場的化妝間，作為北京人藝副院長的馮遠征接受了專訪，從自身的危機感到劇院的未來，從名利場中的演員這個職業到經典作品的改編重現，這位著名戲劇人皆有所思所言。

馮遠征回憶道：「我們這撥人經歷過北京人藝第一次斷層，那次是我覺得是在人藝歷史上最慘烈的一次。老先生們退了，加上話劇市場不景氣。劇場裏觀眾很少，我們經歷過，跟老藝術家交接

班，排出《茶館》以後一片罵聲，也經歷過。」

如今，由梁冠華、楊立新、馮遠征等挑大樑的《茶館》已是北京人藝的「鎮院」大戲之一。「但是一提到我們幾個離開，新的《茶館》，很多觀眾可能就覺得完全不能接受了，」他稱，「但是對於新一代的最終成長我沒有懷疑過，因為我們也被質疑過，經歷過這種成長的過程，新的演員繼承人藝老味道的戲，觀眾需要一個從不受到慢慢接受，到最終真正接受的過程。」

望更多院團敢於詮釋經典劇本

馮遠征直言：「經典作品的經典版本我們一定會保持，與此同時，我認為這些作品也特別應該並且值得得到更多角

度和路徑的詮釋。首先，經典版本其實也在變，《茶館》也好《雷雨》也好，人藝的經典版本其實與最初的样子也有不同，時代在變，觀眾在變，我們的表演節奏隨着觀眾的欣賞節奏也會加快。」

他透露，目前北京人藝的《雷雨》也迎來了新的嘗試，「經典版本當然還在，不過我們計劃啟用全新的演員陣容，而另一個版本是新的演繹，濮存昕老師擔任導演，會以另一個路徑帶領觀眾去接近這部名著，這部新戲，也將放在我們的新劇場跟大家見面。」

「存在即合理，流量也是，這說明人們需要，對演員來說『紅』是好事兒，但也要看清自己要什麼。如果說因為一個角色得到了肯定，就以現有的經驗去

演接下來的所有戲，說實話很快我覺得就會被淘汰。」在他看來，演員是一個非常需要不斷學習的職業，「認真塑造角色，需要儲備很多，你需要呈現的，需要有真實的鮮活的支撐。」

「演員這個職業確實是在名利場中的，這要求本人時刻弄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，真正意義上的演員是需要不斷學習的。」他說。文：中新社



● 北京人藝副院長馮遠征。資料圖片